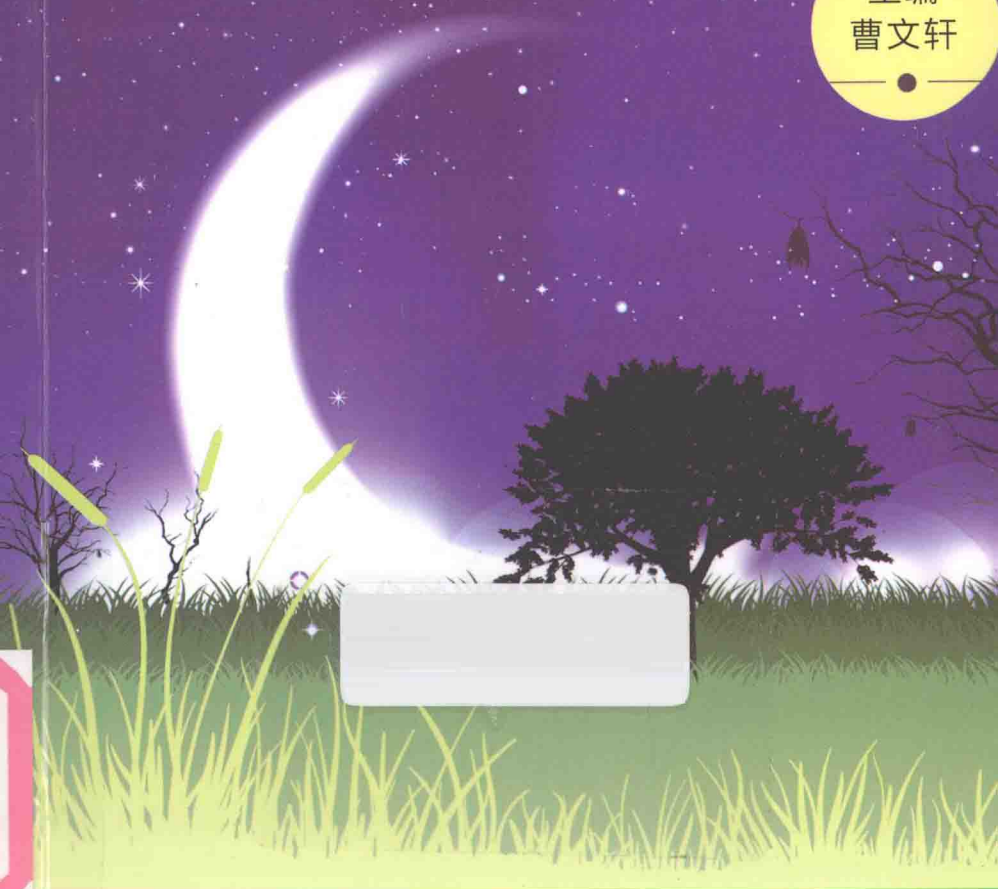


时光村落里的往事

(情感篇)

主编
曹文轩



入选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入选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时光村落里的往事

(情感篇)

主编

曹文轩

编选及点评

刘晓南 魏冬峰 胡少卿 赵晖 邓茜彬 徐则臣

王颖文 珍孙 桂张 清史 静于淑静

陈爱强 孔祥胜 潘森云 高朝俊 张莉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村落里的往事:情感篇/曹文轩主编. —2版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8
(阳光少年书系)
ISBN 978-7-5651-1846-3

I. ①时… II. ①曹… III. ①世界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882 号

书 名	时光村落里的往事(情感篇)
主 编	曹文轩
责任编辑	高朝俊 张 莉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17 千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2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846-3
定 价	12.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羞耻之心/ 谢宗玉	001
在唐诗里回家/ 葛启文	006
戴维斯的后脑勺/ [美]奥格斯特·威尔逊	013
从“背榜”到“头榜”/ 苏步青	018
父爱之舟/ 吴冠中	023
家之恋/ [美]乔安娜·门特	030
雪夜/ [日]星新一	034
最后三分钟的高贵/ 筠 筠	039
外婆的手纹/ 李汉荣	044
一千张糖纸/ 铁 凝	049
两代母亲/ 黄蓓佳	053
胭脂/ 龙应台	058
槭树下的家/ 席慕蓉	063
为我唱首歌吧/ [英]艾德里安	069
盗贼来到花木村/ [日]新美南吉	075
牵起我的手跟着走/ 毕淑敏	086

喀布尔人/[印]泰戈尔	091
拣麦穗/张洁	103
我的第一个女儿/柯蓝	109
小太阳/子敏	114
那只伸向夜空的小手/赵翼如	119
老海棠树/史铁生	128
苦恼/[俄]契诃夫	133
祖父死了的时候/萧红	142
最后一只猫/刘亮程	147
一只狗的遗嘱/[美]尤金·奥尼尔	151
阿咪/丰子恺	156
多闻草木少识人/王开岭	161
父/[日]芥川龙之介	166
乞丐/[俄]屠格涅夫	173
同情/[日]大江健三郎	176

羞耻之心

谢宗玉

那时我常把饭夹成一小团一小团往上抛，趁它下落的时候，嘴突然向前一咬，就咬住了。咬住了就吃，咬不住就掉地下了。也不是成心糟蹋五谷，而是这饭实在没法下咽。

饭难下咽的原因是菜不好。菜里没油，又特单一，夏天冬瓜南瓜红薯粉，冬天白菜萝卜红薯粉，天天水煮。那种清寡淡味，闻一下就不想吃了。

教工的菜与学生的不同。教工的菜香，有油，几乎每天都有荤菜。我们经过食堂的时候，瞟一眼就忍不住唧叭唧叭吞口水。吃不到，恨不得让眼珠子掉进去沾点油也好。胆大的学生于是付诸行动了，趁工友不注意，用碗在教工的菜盆里一舀，然后拔腿跑开。戴眼镜的老先生远远看见了，摇摇头，说一句：有辱斯文。可偷菜的学生才不管什么斯文呢，早与几个玩得好的小子，躲在一旁大快朵颐去了。

我没有偷过，但别人的成功却一直在暗处怂恿着我。有一天我经过食堂的时候，食堂没有一个人，我终于按捺

不住，将碗“刷”的一声扣进菜盆，再一抖手腕，将碗翻过来，一碗满满的菜就属于我了。我正狂喜，却没料身后猛听得一声喝：偷菜！可耻！！我一下子吓得魂飞魄散，抬起腿，飞也似的夺门而逃。我跑了好远好远，才发现后面并没有人追出来。再看碗里，已颠得什么也不剩了。我站在那里喘着粗气。我想运气还不算太坏，刚才进来的是个女工友，若进来的是个男工友，我很可能被擒。擒住了往班主任那里一送，再由班主任拧到教室，当着大家的面骂一顿，那我就全完了。如果到了那种地步，我还不如去死。

那个女工友是谁呢？回想起当时那猛一声喝，我的心又凉了半截。她是语文老师的妻子，很可能认识我。我语文学得好，是语文课代表，平时收完作业常往语文老师家送。语文老师还有个女儿在我们班上读书。叫虹，她长相一般，却文静得有些动人。她成绩好，常在教室里轻轻哼邓丽君的“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声音很甜美，很抒情。她平时喜欢借我的作文看。她本来可以在她爸爸那里看我的作文，但她不，一定要等到作文发下来后才从我手中借。我以前没感觉，她看了就看了，但近段她看我作文的时候我就非常紧张，我恨不得篇篇作文都拿班上最高分……现在我想，那个女工友，也就是师母，回去后一定会告诉语文老师的，语文老师也许会告诉班主任，也许不会。但他一定不会再要我当课代表了。还有，虹知道这事后，一定会非常鄙视我，再不会借我作文本了。她以后看我时，眼神一定会冷冷的、幽幽的、怨怨的……

待惊魂甫定时，“可耻”两字开始在我心中空空落地地回响，像盖邮戳似的，反反复复在我心头烙着。我感到好难受，胸口好痛。我不停地问自己：我是一个可耻的人吗？我是一个可耻的人吗？然后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

感谢命运，总算让我逃过一劫。十几天后，我的紧张不安终于有些舒缓。因为语文老师也没撤销我的课代表，他女儿虹还一样笑吟吟对我。我就知道师母也许并没有看清是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手心子仍然有些冒虚汗。也就是从那件事后，我发现我长大了，有了羞耻之心，懂得克制欲望，遵循礼仪。

只是我有些奇怪，我怎么会如此在意此事呢？仿佛有种猛回头的感觉。事实上在童年，这种小偷小摸我们简直就习以为常了。整个瑶村没有哪家瓜地无我们的足迹，没有哪家果园无我们的踪影。也常常被人抓住，臭骂一顿，敛着脑袋领受着，等放了又去偷。那时也并不是没有接受规则和道德的教育，而是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根本没管它道德和制度是个什么东西。

然而这一次我却是如此地不在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现在想来，我最怕的或许还是虹知道此事后那双失望的眼睛。也许我们的羞耻之心，就是从对异性的最初关注而开始的？谁知道呢？

真的是谢天谢地呢，在我懂得羞耻之心后，宽厚的上苍包庇了我所做的第一件错事。如果那事被揭发了，从

此我的命运之旅不知会如何改写。最大的两种可能是，一是我会自杀；二是我会自暴自弃，从此默认自己是个可耻的人。青春期的“小人儿”，脆弱如花，是经不起一场稍大的风雨的。

（选自《初中生》，2007年第6期。）

导 读

在我们如今的生活中，为了那一点“香”，为了那一点“油”，为了那一点“荤”，到教工的菜盆子里去偷舀一碗菜的事也许不多见了，但是，做了“坏事”以后，怕被自己朦朦胧胧有一点好感的女孩知道，这样的情感体验，或许很多人都会有，或者已经有过。

本文记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作者在文中说：“也就是从那件事后，我发现我长大了，有了羞耻之心，懂得克制欲望，遵循礼仪。”本文的题目是“羞耻之心”，作者说：“也许我们的羞耻之心，就是从对异性的最初关注而开始的？”你觉得这话有道理吗？你有过类似的情感体验吗？你觉得这种情感美吗？

事情的结局并没有像作者原先预料的那样糟，“语文老师也没撤销我的课代表，他女儿虹还一样笑吟吟对我”，作者在文中说：“我就知道师母也许并没有看清是

我……”你认为“师母”看清了没有？文章最后说：“如果那事被揭发了，从此我的命运之旅不知会如何改写。最大的两种可能是，一是我会自杀；二是我会自暴自弃，从此默认自己是个可耻的人。”联系本书中《戴维斯的后脑勺》一文，想一想，遇到这样的挫折以后，“我的命运之旅”会不会有其他可能？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应该如何面对类似的事情？

在唐诗里回家

葛启文

唐诗似雷电，击中了一个回望者的眼球，在紊乱的瞬间，汹涌蔓延，暗藏着困惑或瞬息万变的锋芒。朗读唐诗，像子弹穿透风景，内心无比悲欢。唐诗里的语句、节奏、色调，充满了隐秘的汁液，容易倾泻在纸上，汇聚成流。对唐诗持久的洞悉，灵感便油然而生，使人经常在记忆中回家，无声地咀嚼一幅幅从少年到青年的碎影。

唐诗是图腾，我一看到就心中惊喜，仿佛自身洒满了新鲜的花瓣。

有无数理由让我永远记住一片片花瓣，一句句唐诗。多年以前，我刚刚开始了青春期发育，带着满腹的幻想，在一个离家七百米的乡村中学读书。校园四周是颜色单调的丘陵，每到黄昏，树木的叶子落了一半，剩下稀疏的枝丫。麻雀停留在松针之间，它腹部圆润，深嗅着黏糊糊的腥风，多么美妙。我爱这乡村的场景，相信总有一片天地是为我准备的。我总低头坐在矮凳上，全神贯注地练习写作，可能出于本能，文字的触角试图穿透一些尘土颗粒。唐诗、少女，是我挚爱的两个名词。当一束暗淡的光

线投射到草丛，气流开始升起，往我的鼻孔里涌，甚至将肺也渐渐打开。青春期独有的欲望急速沸腾，激情四射。我重新打量自己，发现雄性激素不断燃烧，体内每个部位变得扑朔迷离。更惊异的是，一只陌生的手掌微碰了我的脊背。我回过头：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站在眼前，亭亭玉立。她递给我一本《唐诗三百首》，微笑着说，送给你。而我屏住涌动的呼吸，假装镇定，却又暗暗偷看她清纯脱俗的样子。我们确实有缘吗？无论如何，爱上一个人，就像开始吸毒。

这个世界给予人类的，总是比需要的多，爱，连同忧伤。在花季雨季，少男少女们习惯照着镜子，蠢蠢欲动，像狂奔的小兽。倘若面对现实的小小苦难，他们又不知所措，一脸落寞无助。譬如，我，或者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的名字叫珍，平常穿着一双粉红的胶鞋。她父亲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初二时她成为我的前排同学。我们无话不说，花儿一般的笑容绽放在脸上。记得一次图画考试课上，老师给同学们的题目是画一样东西。我焦急了良久，抓头搔耳。她说，调皮鬼，有个好办法噢。她按住我的左手，在纸上用铅笔描画了手的轮廓，然后绘出指甲，涂好颜料，一张画便成功了。我无比兴奋，心里不免生出一丝羡慕之意。

珍的家在教学楼后面的食堂旁边，青砖房子，灰褐色的墙壁被雨水磨得溜光。周末，我经常去她家玩，聊天，下棋，或讨论文学。珍酷爱唐诗，是学校最漂亮的女生。每次进入房间，她手舞足蹈地打开自己的箱柜让我参观，

里面衣服都很整洁，落落大方。我们捧着茶杯，在门缝的光线里，仰望窗外橘子树上飘浮的枝叶，格外迷茫，懵懂中竟然产生了游移不定的幻想。所有一切是青春的骚动吗？可能介于暧昧与朦胧之间吧，我大胆猜测。尤为难忘的是，她家的藏书异常丰富，一排排书架直达壁顶，很有气势。书香，季节，加强了思想的敏感度。

早熟。雨水从细嫩的肌肤滑过，果实亦瓜熟蒂落。一天傍晚，我送珍去两公里外的医院体检，当时天黑得很，她默不作声，紧紧跟随在后面。山村的夜风透凉，间或有一些飘摇的月光，在天穹下，稻草垛习惯发出腐败的气味。我听到她胸腔里激荡的呼吸，渐渐淹过了头顶的来自大气层的超声波。珍比较害羞，依偎在我的肩膀，嘴角露出一丝甜蜜的笑。我注视她，内心产生的是一种情愫。沿着池塘和荞麦田之间的小路，人烟寥落，星辉斑斓。

应该说，我是一个孩子，容易在青春期变得无法理喻。学校离家很近，但我喜欢住校，期待放任自由。那时候每天上完课，除了经常去操场踢会儿足球，几乎都待在宿舍。宿舍里摇摇欲裂的书桌，纯白的被褥，墙缝污秽的蝙蝠粪，卑微的录音机，褪了漆的拖鞋，都是日常生活里一些不可缺少的碎片。啊，青春期尚未褪尽，茂盛的胡须却从脸颊长了出来。我执意蓄起胡须。在暗淡交错的台灯下，我经常彻夜思考一个少年成长的历程，或者捧着一本珍送给我的《唐诗三百首》，爱不释卷。孰料，灯熄灭了，我又陷入了歇斯底里患者般的困惑、遐想，久久不能入眠。想象着唐朝人的生活，不能自拔。我企盼做一名

骁勇善战的将军，储藏兵器、粮草，满城尽带黄金甲；我渴望稻米流脂，粟麦堆满了官府和大户人家的粮仓；我梦想自己饮酒赋诗，风流倜傥，带着心爱的珍一起浪迹天涯。不久以后，学校搬迁，这些浓烈的想象也随之被时光的蛛网遮蔽，了无踪迹。而我无比熟悉的珍，她也撤离了我的内心，跟随父母坐上一辆开往赤道的长途汽车，去广东定居。我当时哭得差点晕倒，但年幼未熟透的思想，使我难以体味离开和到来中夹杂着滑稽的精神创伤。

事实如此，一枚从青春期穿过的爱情浆果，注定会留下持久的震撼。我一直敏感于青涩的少女背影，青涩的记忆，青涩的唐诗滋味。显然，乡村剥落的鳞片对我来说，是一片锐利的刀锋，反复切割着身体内部的乡土情结。尽管前几年，我的户口已经迁进了一个叫“安庆”的城市，与很多打工者类似，重复一次由乡村往城市的逃离。但城市的气味、颜色和声音让我难以接受，尤其是工业污染，那些细菌与疾病正一点一滴地侵蚀着人的躯体。我越来越接近于一只干瘪失水的橘子。

时光如流水一样逝去，珍南下之后，我们从未联系，再没有见过面。所有以前的事情统统成为记忆。实际上，曾经或将来，身边的人可能会在自己的一生中扮演某个角色，也可能只是匆匆过客。对我而言，珍是天穹下消失的露珠，从砂粒之间缓缓流淌出来，沐浴花香，色泽纯净。我突然想到了崔颢的《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黄鹤楼是什么？一个似曾相识的意象，一个富于诗意的

象征符号。当然,任何人无法拥有一座黄鹤楼,只能成为黄鹤楼的空想者。虫鱼,兽皮,铁器,锈斑,我和这些事物一起走进线装书里的历史。谁也不会知晓,在这个地球上,我隐匿得像一句剪不断理还乱的唐诗。

然而有时,一首不被人注意的唐诗,却能散出一些原生态的思考。比如四个月前,我以志愿者的身份支援西部义务教育,地点是焦村小学,带语文课。当时,腼腆瘦削的我还不能完全适应向教师角色的转变,刚迈向讲台,浑身就不自由了。这个小学处于偏僻的山脊,远离喧闹,到处是油绿的葫芦、蜂房式的草屋、穿着布鞋上学的男女生。人,口,手,山,日,水,木——这些汉字是最先教给他们的,另外,也教一些简单的唐诗。在这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小插曲。一次,我手握粉笔,兴致勃勃地讲着骆宾王的那首诗《鹅》,忽然,教室后排的一个男生跳进了我的视线,他趴在桌子上蒙头大睡,丝毫不动弹。我顿时火冒三丈,他还是品学兼优的学习委员,怎能上课睡觉呢?于是,我踱到后排,推醒了他,问,为什么在课堂上睡觉?

他沉默了半天,低下头,幽幽地说,俺爸在山崖摔断了腿,无钱瞧医生,昨晚,俺和妈做了一夜的水泥工。

我霎时愕然。下课后,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教室,没有给他任何惩罚。后来,每当回忆起这件往事的时候,许多莫名其妙的困惑便扑头盖脸地涌来,多么丰盈而又铭心刻骨!我不断想起了200公里之外的亲人们,包括父亲,母亲,几个兄弟姐妹,或者那个乡村中学。

就在昨天，我坐上一列从安庆开往芜湖的火车，等候回家，如同一束极光穿过了季节的缝隙。一个乡村，我曾经离开，即将再次抵达。打开车窗，细腻滑动的腥风向我迎面吹来，软软的，咸中发甜。发动机的噪音刺耳，如潮水，由近及远，渐至铺天盖地。即刻，那么多的景色被一一抛在身后，遥不可及。安庆。大渡口。殷汇。池州。青阳。九华山。烟墩。铜陵。芜湖。一路上，火车在锃亮的轨道上奔跑，呼啸行驶，不断丈量铁轨的长度，仿佛丈量地球经纬线之间的距离。

在途中，浮躁的心向体外跃跃欲试，此起彼伏，一本《唐诗三百首》再次被我翻开，又合上。接下来，手机铃声响起，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女声神秘兮兮地让我猜她是谁。我心中一片恍惚，被似乎熟悉的口音所刺激，顿时百感交集，禁不住喊出一个字，珍。她是通过一些老同学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我们相互客套地寒暄了一阵，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语，除此之外，我发现彼此陌生了许多。她的声音已不像以前那般有磁性，变得成熟响亮。她告诉我，她那边刚下了一场强烈的暴风雨，满目狼藉，可我坐的车正穿过一片新鲜欲滴的油菜地，朝着回家的方向。

忽然，我莫名忧伤起来，泪水涌出了眼眸，一发不可收拾。蓦然回首，无数片油菜花走马灯般地从眼前一一闪过，不断填补被岁月划破的天空。记忆中最甜的不是糖，而是唐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四处漂泊，很像这列遍体鳞伤的火车，但肯定的是，它已如释重负，载着一个还乡者，唐诗、

花瓣、记忆最终都隐没在地平线以外的更深处。

(选自《美文》，2009年第2期。)

导 读

葛启文，男，安徽芜湖人。近年来，有多篇作品发表于《美文》、《文学界》、《中国校园文学》等。

在生活中并不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关键是如何看待曾经拥有过的那一段情感。正如铃木健二在《男子汉，如何塑造你自己》中所说：“爱并非一定得结婚，只要在中年思念她的面容时，能唤出遥远青春年代的回忆，你对她的爱就永存心间。”“她如果在思念我的时候既得到了快乐，又尝到了痛苦，那么我倒真的给了她一个小小的青春回忆。”

本文写的就是作者中学时代的一段恋情。这段恋情结缘于唐诗，又在彼此喜爱的唐诗中深化；这虽然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但是，正如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所说，“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回忆”，不仅如此，在时过境迁以后，这一切又伴随着唐诗得到了升华。

唐诗，少女，这是两个多么美好的意象！

如果你的生活与古典诗歌相伴，或许你就能拥有富有诗意的人生。